

新住民女性充權歷程 ——以天主教善牧基金會 「移善」方案為例

楊雅華、陳千加、潘品諺、張震遠、葉珮涵

壹、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天主教善牧基金會（以下簡稱善牧）的移民服務可追溯至1992年，當時，新住民婦女缺乏在臺娘家支援，遭受婚姻暴力後僅能尋求庇護資源，致使庇護家園新住民比例逐年攀升。有鑑於此，善牧開始關注此問題，陸續於各地設置服務據點，投入新住民社區外展工作，以回應其多元需求。

另一方面，婦幼庇護實務經驗中亦發現，部分新住民受害者為透過假結婚等方式遭誘騙來臺。雖然人口販運議題逐漸受到重視，然受害者之鑑別、安置與相關服務仍屬不足，致使受害者需仰賴受暴婦女庇護資源。為倡議人口販運受害人權益，善牧於2009年成立「南投庇護所」，專責提供人口販運受害者之保護安置，並於後續發展防制人口販運之社區行動，從前端著手預防與支持服務。

在推展移民服務之實務經驗中發現，來自東南亞之新住民與移工，於語言、飲食、生活習慣及文化面向上具有高度共通性，易形成資訊流通與社交群聚之現象。在此脈絡下，善牧服務之新住民姊妹（以下簡稱姊妹）提供之通譯服務逐漸成為防制人口販運之重要資源，不僅能陪同工作者進入社區接觸移工，協助語言溝通，亦能藉由同鄉身分拉近彼此距離，降低移工對外來工作者之防衛心。此外，姊妹所具備的文化與語言優勢向來是善牧推動新住民工作的重要基礎，透過將移民觀點融入多元文化服務，善牧也進一步評估使姊妹由通譯人員轉化為工作夥伴之培力構想，以提升服務的文化適切性。

2020年，善牧透過「移善Migrant Friendly」方案（以下簡稱移善方案）推動預防人口販運計畫，並招募姊妹共同參與服務。初期透過教育培訓，使其具備人口販運相關知能，發展宣導策略與具體行

動，再進入社區宣導移工權益。執行過程中，姊妹積極投入方案規劃與執行，逐步成為方案中不可或缺之重要工作夥伴。

「移善方案」行動經驗發現，培力姊妹成為移工權益的宣導者，能更快速且有效接觸移工，協助移工獲取權益和資訊。除了宣導成效，姊妹的成長與改變則是方案未預期但極具意義的發現，參與時抱持好奇和學習態度，積極投入聚會和宣導，在某次成果發表會中，有位姊妹表示：「能夠用學到的知識幫助移工，讓我覺得有自信，也是生命中很有意義的事情。」姊妹們真誠分享參與方案的感受，此也觸發筆者探究新住民在培力歷程中所經驗之個人轉變與其意義建構。

鑑於國內過往並無針對新住民參與移工服務行動歷程之充權研究，本研究將聚焦參與「移善」方案的七位新住民女性，結合充權觀點，採用質性研究取向，探討其參與方案之歷程。研究透過深度訪談蒐集其主觀經驗，了解參與方案對個人、家庭與社會關係的影響，藉由深入檢視姊妹參與方案行動帶動的充權經驗與價值，期能作為未來相關方案發展的參考依據。

貳、文獻探討

一、新住民充權與志工服務

充權（Empowerment）概念於社會工作多應用於遭受壓迫不利處境的弱勢族

群，協助發展優勢並提升影響力改善環境。充權的目的在協助案主取得自主的決定權和行動權，降低個人在被標籤或邊緣化的團體中受到負向價值貶低所導致的無力感；透過增強個人從他人或團體習得能力和自信心，解除社會中所加諸的壓迫與疏離，增進案主個人的自我效能與社會改革的力量。Gutierrez等人（1998）指出「權能」發生在三個層次，一是個人的層次，包括個人感覺到自己有能力去影響或解決問題；二是人際的層次，個人和他人合作促成問題解決的經驗；三是環境的層次，促進或降低案主自助努力的社會制度。（引自鄭麗珍，2021）。

新住民在臺灣同時身處性別、族群與社會階級所形成的多重交織弱勢處境，由於社會大眾對其原生國家的理解多半停留在貧困、落後的刻板印象，使其在適應過程中時常遭受污名化與歧視；此外，新住民女性往往被定位在依附於夫家的從屬角色，不僅時常在就業機會與薪資上受到限制，甚至也可能面臨行動自由受限、遭受夫家控制的情形（王翊涵，2012；唐文慧、王宏仁，2011；詹火生、陳芬苓，2014）。

面對新住民所處的不利處境，社會工作介入也從早期著重生活適應和問題解決的服務模式，逐漸轉向採取優勢觀點和賦權取向，進一步發展文化融合、個人優勢、社會參與等多元面向，透過激發

新住民的潛能與優勢，進而提升權利意識和主體性的展現。社會參與是女性移民踏出家庭、走入公共空間的重要一步，也是摸索及重新建構自我社會地位的管道（邱淑雯，2008），社會孤立的狀況會因文化差異及語言隔閡增加其嚴重性，若新住民能夠走出來參與社會活動，則能透過社會參與過程學習、成長（張智雅、曾薔霓，2011），當女性移民獲得充權的力量展現自信與能力，將這些正向特質感染其他弱勢者，協助伸張自己權利，獲得自信感與能力，對他人也產生充權的作用（吳敏欣，2009）。

新住民女性參與志願服務可視為其積極投入社會參與的重要管道，透過電話關懷、文化推廣和街頭倡議等多元形式，不僅促進其能力發展，充權效應亦能帶動個人、人際及社會環境層面的正向轉變，各層面之間交互影響，且在不同層面呈現獨特的差異。在個人層面的改變主要聚焦於內在的心理狀態、自我認知以及個人能力的提升，例如語言與溝通能力提升、自信心與自我認同的增強；在人際層面的影響主要涉及社會網絡的擴展、關係品質的提升以及互助機制的建立；在環境社會層面則是體現於社區和社會的參與、貢獻，以及對社會觀念的影響，例如從受助者轉變為助人者、爭取權益與政策倡議（張頌琦，2008；徐瑞雲，2013；廖劉耘，2014；王翊涵，2022）。

在充權歷程中，地方政府與民間非營利團體則扮演重要的促成與催化角色，營造友善的社會參與空間，具備多元文化敏感度，提供支持性的措施，此類資源與作為是充權的重要根基，使其充分發揮潛能，獲得自我肯定，進而透過社會參與的過程，厚植充權的能量與動能，達到環境社會層面的改變（張智雅、曾薔霓，2011；王翊涵，2022）。由此可見，培力新住民之社會參與有助提升其正向自我價值與個人能力，亦能拓展社會人際網絡的資源連結，進而促進權利意識覺醒，並以行動對社會政策與體制產生影響。

二、善牧與新住民充權

（一）新住民自助團體培力實踐：「洋甘菊志工成長團」

2000年代初期，國內早期新住民方案多以生活適應、中文學習為主，著重提升個人能力和適應臺灣社會為方向。然而以個人為取向的服務缺乏對家庭及社區環境的改善，也忽略新住民遭受歧視和人權壓迫的議題。為突破服務的限制，善牧「新北市西區跨國婚姻家庭服務中心」（以下簡稱「西跨中心」）開始發展以新住民為主體之服務觀點，重視優勢培力，促進姊妹主動參與中心服務。

西跨中心透過「洋甘菊志工成長團」自助團體培力計畫，培訓姊妹擔任婦女學苑和社區文化宣導講師、提供新住民關懷

訪視服務。透過課程和服務，姊妹從家庭走入社區，逐步擴大生活圈與人際網絡，正向的社會參與使其撕掉弱勢者標籤，也逐漸讓主流社會看到新住民的力量，透過良性互動過程，姊妹也獲得自尊與自信的提升。

「洋甘菊志工成長團」培力經驗，不僅促進姊妹覺察自我優勢，同時也能在群體行動中實踐夢想。姊妹與工作者逐漸形成協力夥伴關係，進而成為「西跨中心」各項服務的有力助手，影響機構活動的推展，深耕以新住民為主體觀點的工作取向。

（二）從新住民到移工服務：「移善 Migrant Friendly」

借鏡「洋甘菊志工成長團」的成功經驗，善牧預防人口販運工作團隊於2020年規劃「移善Migrant Friendly」宣導方案時，納入新住民姊妹成為移工服務的工作夥伴，成為方案的重要構想。

「移善方案」以宣導移工勞動權益、預防人口販運為主要目標，招募曾是移工或是工作場域可接觸移工的姊妹參與，培訓姊妹成為移工權益宣導者，透過外展行動提供諮詢和資源資訊，期望藉由移民的群體關係，新住民能夠發揮吹哨者的角色，及早辨識潛在的人口販運受害人，鼓勵對外求助和通報相關單位。

方案初期培力訓練主要聚焦於移民知

識和人權意識的覺察，了解人口販運的成因和求助困境；中期則著重社區宣導行動技巧，移工關懷會談能力，勞權基本知識和求助資源運用；在街頭或小吃店的宣導行動，透過實際聽取移工直接反應勞動困境、遭受老闆和仲介欺凌或冷漠忽視的壓迫經驗，姊妹也更能深刻理解移工的不利處境，並在後續宣導時主動鼓勵移工向外求援，以維護權利。

「移善方案」是善牧嘗試將新住民納為工作夥伴的創新方案，實地宣導時，姊妹積極主動關懷探訪移工；聚會時，姊妹也會主動諮詢問題，自發協助生活周遭的移工，展現助人的熱忱。看到姊妹成長的閃耀動人，觸發本研究進一步探究姊妹參與方案為其帶來的改變歷程，以及影響充權的重要元素。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研究對象選取曾參與過「移善方案」的新住民姊妹，並且符合下列幾項條件：（一）來自東南亞的新住民；（二）參與「移善方案」達一年以上之新住民培力成員。

自2021年至2024年共有新住民姊妹八人參與過「移善方案」，透過篩選，符合條件者共七人，皆自2021年開始參與方案。經說明研究並詢問接受訪談的意願，

表 1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表

受訪者	年齡	原國籍	在臺擔任 移工年數	來臺年數	職業屬性	社會參與經驗
芒果	50-60	越南 (華人)	無	20年以上	母語老師、 通譯	文化講師、華 語教學、社區 宣導
椰子	40-50	印尼 (爪哇)	八年	10-15年	工地	社區宣導
波羅蜜	50-60	印尼 (爪哇)	三年	20年以上	餐飲業	文化講師、社 區宣導、善牧 閱人圖書館
紅毛丹	40-50	柬埔寨 (華人)	無	20年以上	工廠作業員	社區宣導、 志工服務
山竹	40-50	印尼 (華人)	無	20年以上	工廠作業員	無
蘭撒果	50-60	印尼 (華人)	無	20年以上	母語老師、 通譯	文化講師、社 區宣導、志工 服務
蛇皮果	40-50	越南	六年	10-15年	餐飲業	社區宣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最後，七位姊妹皆同意參與本研究（表1）。

二、研究資料收集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的個別訪談方式進行，由於訪談對象為新住民，為避免語言表達及理解上的誤差，三位非華裔新住民之訪談過程皆備有通譯資源，因訪談內容涉及個人經驗，訪談前皆會徵求訪談對象的同意後，才會讓通譯人員陪同協助。訪談前皆會再次說明訪談內容和保密原則，確保知情同意，並於徵得受訪者同意後全程錄音，事後編寫逐字稿進行資料分析。

肆、研究結果

一、充權歷程

彙整研究資料分析結果，新住民充權歷程是循序漸進地透過動機、覺察、演練與行動的四個階段（如圖1），每一階段的推進都回應前一階段的學習經驗和能力提升，此發展歷程逐步促使姊妹將初始模糊的權利概念，進而內化為團隊共創方案核心精神的人權實踐。

（一）動機

新住民女性結婚來臺後往往肩負照顧長輩、經濟支柱和育兒家庭等多重責任，但卻缺乏娘家支援，僅能獨自承受壓力。西跨中心在社區深耕多年，陪伴姊妹走過生命不同階段的挑戰，信任與歸屬感讓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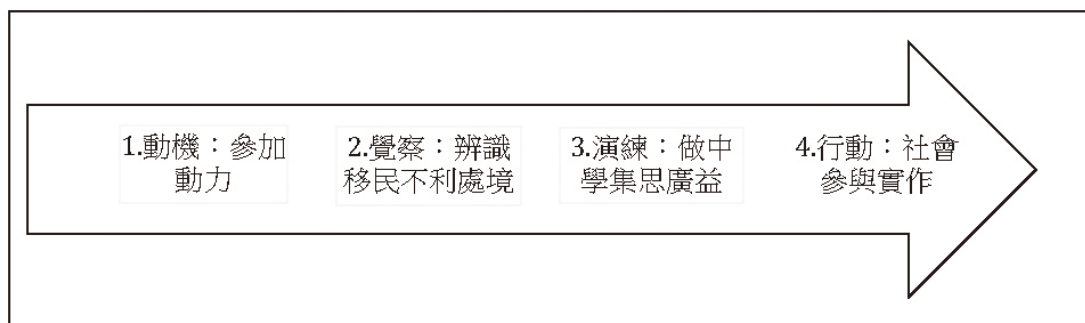


圖1 移善方案充權歷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妹在據點感受理解支持與滋長力量。回顧離鄉背井、接受協助的移民生命經驗，激發姊妹幫助同鄉的動機，期盼能將自身曾獲得的支持，再傳遞給同鄉需要的人。

想到剛剛來臺灣的時候，什麼都不會，什麼都不懂，然後遇到一些人幫忙，慢慢來才解除那些困難，然後現在比較習慣臺灣生活，我看到那些移工也遇到以前一樣，可以幫到別人的忙，很開心這樣子。（蛇皮果）

此外，姊妹工作職場多為工廠、餐廳等地，常有接觸同鄉移工之機會，眼見聽聞移工遭受不當對待，但又不知如何協助，此也引發姊妹的同理心和助人動機，期望透過方案學習相關知識。

因為我之前上班在那個塑膠工廠那邊，一個越南被老闆打，對啊，他就哭，跟我講，他說不知道怎麼辦、怎麼樣。（紅毛丹）

有時候老闆對他們不好，幹嘛不公平這樣，怎麼樣怎麼樣啊……他做不好的時候就罵外勞很大聲，其實對臺灣人的話，他就是比較不會，他就是對外勞就是比較嚴格。（山竹）

（二）覺察：辨識移民的不利處境

雖然同是移民身分，然而移動方式和在臺生活的經歷，婚姻移民和移工移民的

經驗相當不同。方案前期先由社工主導課程的架構，姊妹摸索學習勞動權益和人口販運的基礎認知概念。

慢慢才了解說，他們有問題啊、他們有問題啊、老闆來上班怎麼對待他的，然後做這個事情，什麼事情不能做，然後這可以做，哪個部分不能做，慢慢才瞭解。對，一開始也不太懂。（紅毛丹）

然而，人口販運是高度複雜與多面向的議題，課程透過案例情境討論，鼓勵姊妹分享生活的經驗。姊妹經由互動討論，逐步理解移工自母國來到臺灣的脈絡，知悉移工因為資訊不足、高額仲介債務壓力等因素，以致遭受剝削、虐待的不利處境。

上課時就是用那個，播那個影片，對他來說是可以比較簡單的讓他了解，當時他才了解到，原來在臺灣也會有這種的人口販運，也就是很不人道的那種。（椰子）

（三）演練：做中學，集思廣益

此階段，工作者採用「鷹架理論」漸進式策略，將分次方案架構和任務融入每月聚會的主題，提供方向和討論素材。姊妹自主討論，活絡交談中含有大量的資訊，工作者則適時聚焦主題，引導姊妹凝聚共識和深化討論。

1. 主動發想

在知識學習轉化到方案建構的過程中，工作者引導姊妹從移民經驗出發，由其共同討論凝聚方案核心價值的八大目標：「平等」、「正義」、「自由」、「友善」、「信任」、「希望」、「力量」和「互助」，姊妹跨國同心相連的團結意涵亦透過集體創作，運用視覺圖像形式呈現為方案標誌（LOGO）。此外，姊妹在設計宣導內容則從移工生活脈絡出發，引導安心表露，切合移工需求。

我們要討論那些我們要做什麼活動，要讓他們覺得不要害怕，要覺得說這個可以講出來的，讓一些可以跟他講同鄉的話，找一些姐妹可以講他們同鄉的話，他們覺得有同鄉他們比較可以講心裡的話，那個心事講出來。（紅毛丹）

2. 團隊合作

由構想發展至實際落實的歷程相當考驗團體動力與團體決策，由於姊妹來自不同國籍，思考溝通方式亦有所差異，然而奠基於前一階段移民生命經驗之共享，以及核心目標共識，隨著姊妹助人能力持續增長，並透過團體共學與協作實踐的累積，團結動力和合作關係也更為穩固。

大家一起參加這個活動就是感覺很團結，因為不只是一個國家嘛，所有越南、柬埔寨這樣子，感覺大家很團結，為了想要協助其他的人這

樣子，很開心也是一種驕傲。（椰子）

3. 平等尊重

姊妹過往少有能自主決策的經驗，在納入姊妹為工作夥伴的構想時，鼓勵參與和平等決策皆是方案重視的原則。當姊妹能開放表達意見，提議被採納執行時，其越能感受自我角色的重要性，亦能激勵姊妹的參與動力和積極行動。

有提出什麼意見或是什麼想法，大家一起討論一起分享，這樣有覺得被尊重，不是很有距離感，不是只是叫我們做事情而已。沒有感覺好像是上司跟下屬這樣，就是好像是朋友，就是怎麼說，就是有被尊重這樣子。（椰子）

這是一段從無到有的摸索性行動歷程，雖無預設活動形式走向，卻展現超乎意料之外的成果。姊妹積極提出自己的想法並練習表達，共同將團體發想具象化，落實於LOGO、手冊、隊服和活動道具。相較過往姊妹聚會的話題主要以家庭閒聊為主，參與方案規劃後，姊妹在「做中學，滋長能力」的過程中，學會溝通表達、團隊合作、規劃執行的能力。

（四）行動：社會參與實作

擇定外展宣導場域時，姊妹會善用自有的人際網絡，主動推薦熟識的東南亞小吃店，並且協助聯繫、陪同場勘及規劃

動線，共同評估合宜的宣導形式。實際進入社區宣導時，姊妹會形成任務分組，擔任主要宣導者關懷移工，工作者則陪同在旁，並於必要時提供專業協助。

1. 扮演資源的橋樑

覺察需求和資源連結是行動宣導的首要目標，儘管同鄉身分和語言優勢有助姊妹得以透過生活關懷、寒暄等方式接觸移工，然若要進一步引導移工覺察自我權益可能受損，姊妹則需要先與移工建立信任關係，耐心解釋法規和求助資源，並且具體示範實際求助的方式，方可促使移工提升採取行動的可能性。

那個仲介都要跟他們拿很多的錢，對，仲介費很多，說到底是這個問題要怎麼處理，我就叫他說，我拿這個本子給你，你可以打電話，對不對？去那個社工可以打電話問看看這樣子，看你要不要啊？這樣子，對啊，我說這樣子是不行的，那是違法的。（山竹）

2. 觸發移工覺察權益

從知能學習邁向社區宣導，姊妹逐漸能將所學具體展現在行動，在宣導現場，不再只是單向把資訊「講完」，而是主動且有意識地傾聽同理移工的處境，引導移工辨識可能遭遇的不合理對待，指引「遇到狀況可以怎麼做、可以找誰」，讓權益不再只是停留在政令宣導形式的朗誦，而是落實於理解移工需求，提供真正可派上

用場使用的資源。

我們就多問，有一些我們玩遊戲嘛，然後問他：「這個是合理嗎？」、「像雇主保管你的證件，這樣子是對還是不對？」。那有時他感覺沒什麼，他們保管就保管嘛，對不對，如果沒有經過他同意也不對呀，對不對，那不合理呀。（芒果）

當宣導行動進入車站、東南亞小吃店等多元場域，在移工感受相對自在的生活空間，姊妹能更貼近地理解移工的多元樣貌與需求差異，例如不同工作型態（如廠工、看護工），不同國籍與文化特性。姊妹在宣導現場逐步「看見並累積」的實戰經驗，提升其具體回應移工的能力，不僅能因應情境和移工特質，調整溝通與互動方式，亦能主動發掘移工潛藏的需求鼓勵求助。

二、充權圖像

姊妹於充權歷程的轉變，涵蓋個人內在覺察、團體互動樣態、服務行動能力之展現，以及此段經驗如何延伸到人際關係與支持系統。充權效應並不是單向直線前進，而是在學習、討論和行動之間相互流動，姊妹從一無所知展開學習，學了有點懂，比較敢講、敢做，行動實做成功經驗所建立的信心則強化下一次的動力，變化彼此牽動、累積循環，形成一種螺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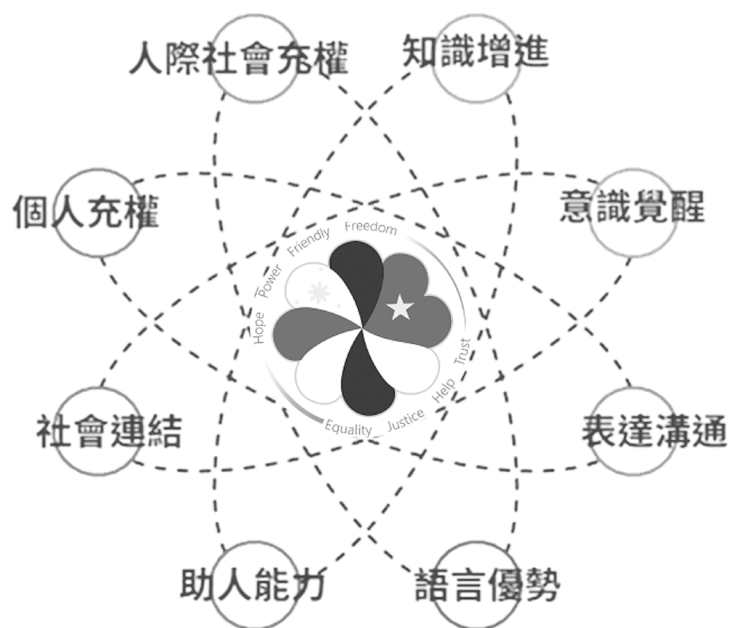


圖 2 新住民姊妹充權螺旋圖像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環環相扣的充權圖像，轉化為姊妹蛻變的成長力量（圖2）。

（一）知識增進

增進資源運用是最多姊妹回饋的學習收穫，過往姊妹多半扮演傾聽訴苦的角色，卻難以有具體的回應，然而經過課程學習和宣導實作解說，姊妹已能上手回應相關問題，並能引導移工運用資源。

知道比較多，然後我們可以指導那個移工要往哪一個方向，如果他們有發生什麼事情，要往哪個方向走，是這樣。（蘭撒果）

（二）意識覺醒

方案初期，姊妹多以同情角度理解移工處境，然隨著參與方案，姊妹逐漸能辨識問題的成因，以及不同職種、國籍之移

工在面對權利壓迫時所處的差異處境與其求助的困難。

本來他當看護就是他比較了解看護的狀況，但是從上課他才了解到在工廠的移工，他有遇到的問題跟他們不一樣啊。所以他就是慢慢就會學到認識一下移工所遇到的困難。

（蛇皮果）

（三）表達溝通

團體聚會營造之輕鬆與自在氛圍，有利搭建安全性和支持性的共享空間，社工將姊妹視為解決問題的專家，採取請教與學習的態度，使姊妹能融入其中、暢所欲言地安心表達。當意見有所差異時，姊妹能以個人經驗說明，促使夥伴理解不同價值觀背後可能之影響因素，培養相互包容的態度並拓展多元思考之視角。

想法不會到衝突啊，就想法不一樣或沒辦法溝通的時候，從他的想法來討論啊，就是有時候他的想法很怪，或是他的想法跟我們上課的移工的內容不同的話，我們就拿他的想法來討論。（紅毛丹）

（四）翻轉語言優勢

過往姊妹因移民身分與口音，常有在表達時遭遇誤解和差別對待的受挫經驗。然而在宣導時，姊妹能運用熟稔的母語與移工溝通，重新拿回主控權，自在表現自

我。透過宣導的正向實踐經驗，促使姊妹重新體認母語與文化是一份珍貴的力量，同時亦讓姊妹深刻感受到自我價值的重要性與影響力。

每次都出來我講本地的話啊，因為他們很少講印尼話，他們每次都講爪哇話，啊我習慣每次跟他們講爪哇話，變看起來很熟。（波羅蜜）

（五）提升助人能力

方案目標初始雖將姊妹設定為宣導權益的吹哨者角色，然而隨著宣導行動逐步深化對移工困境的理解，以及同鄉情誼的情感投入，姊妹也更積極學習助人的技巧。因此，方案除培養宣導行動的知能和技巧，也需同步建立助人的倫理和界限認知，以避免情感過度涉入帶來的心理負向影響。

就是我遇到一些移工的雇主會欺負啊，或著叫他做一些不該做的事，然後改變是要去讓我怎麼跟他們講，雇主不該叫你做這個事情，讓我知道以後要怎麼去跟他們講。……（助人）要有點技巧，以前都不懂啦，現在比較懂了，以前真的完全不懂。（紅毛丹）

（六）促進社會連結

姊妹日常生活多在工作與家務間兩點一線，即便每週僅有一天休假，仍願意參

與聚會。一位姊妹形容，「這不是上課，而是放鬆」，團體所營造之互動環境，不僅使姊妹得以促進自我成長，也提供人際交流的機會，進一步促進她們與社會的連結與參與感。

就覺得可以跟姐妹們一起在一起，然後就分享吃的啊，想法啊，然後就覺得就很快樂啊，就覺得跟你們很快樂！（椰子）

（七）培力個人充權

從初始關懷移工出發的助人動機，進而結識來自不同國籍的夥伴，姊妹在團結合作中，將原本紙上談兵的構想轉化落實行動。方案的經驗不僅促進姊妹學習知能，同時也影響對自我個人的改變，增進自信與勇氣，並獲得助人喜悅的成就感。

以前出去外面都被別人欺負，或者別人講什麼，都不敢講什麼的，但是經過活動之後，就出去，比較沒有這麼怕什麼，沒有怕怕的，就是如果遇到別人講什麼，都可以面對，比較有自信，相信自己就不用怕了！（蛇皮果）

有你們在我的身邊，然後我可以幫助別人，我覺得這個東西對我來說就很驕傲。跟你們一起在你們身邊學到很多東西這樣子。（椰子）

（八）培力對社會與人際充權

方案所提供的充權經驗，不僅增強姊妹的自尊，亦對其人際互動產生積極影響，使她們樂意在生活主動表達、勇於對話。

比較變得會跟別人溝通那一種，因為以前什麼東西都放在心裡面啊，如果發生什麼就自己哭，現在比較不會了。（波羅蜜）

過去，姊妹因遭受輕視與歧視，常對表達擔憂畏懼，然而，這段族群經驗如今轉化為陪伴助人的語言和文化優勢，透過參與社會服務經驗，姊妹不僅能運用自身資源支持他人，也逐漸獲得親友的正向評價，進而拓展其人際網絡並增進社會連結。

他們都知道我、我在做這個，他們也知道，外配還是外籍勞工還是有一些什麼，他們都會找我，也要問，有時碰到他結果講到半夜，那我說有提供就是給他們。（芒果）參加我們活動回去他講給他老公聽或者外面的朋友聽，大家都是對他很有、就是恭喜他啦、很羨慕他，因為他做那個志工，那就是很有意義的工作。（蛇皮果）

伍、結論與建議

本文旨在探討新住民女性參與移工服務行動的充權歷程，並以「移善方案」將其納為工作夥伴的實踐經驗為案例。研究發現，新住民女性的充權歷程是透過「動機、覺察、演練、行動」四階段，循序漸進體驗式的培力過程，生命經驗反思、權利意識覺醒、團隊夥伴和共學行動，皆是促進充權歷程動能的重要關鍵因素；專業工作者則須扮演催化者和創造友善互動環境的角色，善用新住民多元文化與語言優勢，促發其肯定自我價值並激發潛能，進而成為主動協助他人的角色。

「新住民」與「移工」兩者雖在身分與來臺動機存在差異，然而在生活脈絡中往往面臨許多相似的結構性困境。姊妹參與服務的歷程中，多有回顧自身或是親友曾經歷之壓迫性生命經驗。姊妹由服務使用者轉為助人者的角色轉變，不僅強化作為權利主體的認知，亦透過移民社群的循環回饋，促進移民群體互助文化的社會影響力，從而推動更具文化適切性的移民服務發展。

據此，對於充權新住民社會參與，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一、專業服務者在協助新住民的主導性應漸進式降低

納入新住民為工作夥伴的實務歷程，

社會工作者於初期多扮演教育、引導及支持之角色；然隨著新住民能力之逐步提升，其已能主動提出觀點並付諸具體行動。專業服務者應適時採取漸進式退場之策略，降低介入程度，並促使新住民充分展現潛能，進而實踐移民「自助助人」之核心精神。

二、多元文化背景與移民經驗共享之助人優勢

移民所具備之多元文化背景及其生命經驗之相似性，有助於新住民協助同鄉建立情感連結並強化助人動機。「過來人經驗」可轉化為具同理性的陪伴資源，形塑助人之獨特優勢，進而提升受助者之開放度和求助意願，實可作為移民服務組織在人力資源發展運用之參酌。然而，推動相關服務時，文化敏感度之重視仍不可或缺，無論是方案設計之理念觀點、抑或工作者之專業培訓，以作為促進多元文化實踐之重要基礎。

（本文作者：楊雅華為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研發部主任；陳千加為新北市東、西區跨國婚姻家庭服務中心主任；潘品諺為新北市西區跨國婚姻家庭服務中心組長；張震遠為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研發部研發專員；葉珮涵為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研發部研發專員）

關鍵詞：新住民、充權、志願服務

📖 參考文獻

- 王翊涵（2022）。〈「我是志工，我得到尊敬！」新住民女性在臺參與志願服務的充權歷程解析〉。《臺大社會工作學刊》，46，127-180。
- 吳敏欣（2009）。〈從某新移民協會的自助歷程談起〉。《社區發展季刊》，125，296-307。
- 邱淑雯（2008）。〈國際理解教育與女性移民的社會參與：從日常生活的歧視經驗出發〉。《教育與社會研究》，16，63-103。
- 唐文慧、王宏仁（2011）。〈結構限制下的能動性施展：臺越跨國婚姻受暴婦女的動態父權協商〉。《臺灣社會研究季刊》，82，123-170。
- 徐瑞雲（2013）。《以優勢觀點探討新住民女性之社區參與與培力歷程》（碩士論文，中國文化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e8v676>
- 張智雅、曾蕾霓（2011）。〈臺灣新移民女性配偶社會參與之研究〉。《嘉南學報》，37，416-430。
- 張頌琦（2008）。《以充權觀點檢視越籍新移民女性「志工」的社會參與經驗》（碩士論文，亞洲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vgb638>
- 詹火生、陳芬苓（2014）。《我國外籍配偶弱勢情境分析之研究》。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 廖劉耘（2014）。《新住民充權研究：以牛犁社區交流協會為例》（碩士論文，輔仁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mck6em>
- 鄭麗珍（2021）。〈增強權能與倡導觀點〉。載於宋麗玉、曾華源、施教裕、鄭麗珍（編），《社會工作理論：處遇模式與案例分析》（五版，頁405-430）。洪葉。